

观点
扫描

取消“仅退款”，是对行业呼声的及时回应，也是对不当行径的必要纠治。买卖的要义在于公平，必须为诚信经营撑腰，让优质商家安心。

取消“仅退款”为诚信经营撑腰

据报道，多个电商平台宣布全面取消“仅退款”。此后，面对消费者“退款不退货”的申请，商家将有更多自主处理权。

这些年，“仅退款”成了电商平台的标配。该举措初衷本是减少退货物流成本，提升沟通效率和购物体验，可在一些“羊毛党”的投机操作下却逐渐变了味儿。东西脏了、颜色不对，理由瞎掰、照片虚构，甚至还有人售卖相关教程，衍生出一门缺德生意经。如此乱象，不仅会直接导致个体店铺利益受损，更影响整个电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取消“仅退款”，是对行业呼声的及时回应，也是对不当行径的必要纠治。买卖的要义在于公平，必须为诚信经营撑腰，让优质商家安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仅退款”被取消后，舆论也不乏担忧。若是有商家发假货不认账怎么办，若协商不成、扯皮不断，有无其他约束措施？投机的“羊毛党”固然可恨，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也不能忽视。“仅退款”退场了，对质量与服务的把关不能退，还得继续找寻并夯实消费者信任的支点，让人

买得放心、用得安心。据悉，已有平台全面更新商品治理体系，阻止劣质商品流入市场；也有平台尝试从“流量分发”向“信用中介”转型，探索建立更精准的用户画像和商家评级体系。归根到底，价优物美的商品，耐心贴心的服务，才是平台、商家和消费者实现共赢的关键。

这些年，电商平台高歌猛进，经历的正是一个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、优化治理的螺旋上升过程。从唯流量的野蛮生长，到注重产品和购物体验的规范运行，始终贯穿着试错和调整。就眼下来看，“仅退款”取消了，平台佣金的定价交纳机制可否优化？评级体系精细化了，信息数据保护好了吗？进一步理顺尊重消费者权益、保障商家利益等底层逻辑，平台能做的还有不少。

数据显示，2024年1月至11月，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绝对量为11.8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6.8%。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、共成长的行业生态，越做越大的“蛋糕”必会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尝到甜头。

田闻 来源：北京日报



时代在变，工作形式也要变。“大小周”是部分互联网企业初创期的特殊产物。随着企业步入正轨，劳动者意见应受到尊重，权益需得到保护。

取消“大小周”为何又上热搜

24日，有媒体报道互联网大厂小红书决定取消“大小周”制度，并于5月1日起正式执行。消息一出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首，舆论反应强烈。

取消“大小周”并非“阳光下的新鲜事”。早在2021年，快手就“官宣”退出“大小周”“群聊”。此后，字节跳动、美团优选、得物等纷纷跟进，“反加班”之风渐成势。如今，小红书也主动对“大小周”说“不”。对此，有不少员工表示：“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”

正如“大小周”制度“出炉”时备受争议，其取消也不乏反对声。比如，有员工担心加班费没有着落，总薪资走“下坡路”，再比如，有员工担心工作总量不变，工作日会更晚下班。可以说，取消“大小周”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

有争议，就该维持加班现状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从近期各大厂的动作看：大疆要求员工晚上9点必须下班，美的发布一则“强制18点20分下班”的新规，名创优品提出减轻员工负担相关规定……为员工减负势所必然。要知道，根据边际递减效应，过长的工作时间反而会降低人的工作效率，从而造成企业人力资本效能和员工幸福感“双输”的局面。驶离“内卷圈”，才能发现“新蓝海”。

创新是企业发展之本。企业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、扩大份额，立于不败之地，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机制的创新，用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服务、新模式等赢得市场、赢得未来。这显然难以通过高强度的加班实现，轻松自由的工作氛围才是孕育创新“种子”的关键。比如，谷歌公司就有一项著名的管理制度——“20%放空时间”，允许员工拿出20%的工作时间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。同理，当员工能摆脱疲惫、走向舒展时，其创意与灵感或可被充分激发。

时代在变，工作形式也要变。“大小周”是部分互联网企业初创期的特殊产物。随着企业步入正轨，劳动者意见应受到尊重，权益需得到保护，告别“996”、取消“大小周”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能看到“大小周”工作制的彻底终结，小红书的决定只是时代浪潮下的一朵浪花。

当然，有关部门也应该多出一份力、多尽一份责。比如，想方设法破解“加班没有加班费”难题、多措并举保证员工的“离线休息权”。总之，只有把员工权益维护好，企业和社会才能得到真正长足的健康发展。

静子 来源：南方日报



社会和谐不和谐，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。破解老人租房难，应是和谐社会题中之义。

不能无视老人“租房难”

3月末，一则“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房3天被拒20次”的新闻上了热搜，引发社会关注。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，北京、上海等城市大部分中介直言“房东不租给老人”，部分平台甚至将“60岁以上租客”自动归类为高风险群体。

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，老年群体出现了更多新需求。因为房屋破旧、就医不便、跨省流动等种种原因，许多老人都有租房需求。根据《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》，全国独居老人比例已达14.2%，其中近20%依赖租房解决居住问题。但现实中，租房市场对老年人的隐形歧视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数据显示，超三分之二中介机构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，大多数房东明确表示不接受60岁以上的租客。

有人指责房东太冷漠，但客观分析，房东不愿意将房子租给老人有其现实考量。毕竟，老年群体往往需求较多，例如水电费缴纳、电器使用等问题都需要反复询问房东，还可能因为突发疾病等带来潜在的风险与纠纷。

而且，从法律层面看，虽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歧视老年人，但房屋租赁属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，基于双方自由意志。房东或租赁平台有权选择承租对象。拒绝老人租房虽然不合情理，但很难将其违法。

对老人租房难，我们不可视而不见，但如果仅把板子简单地打在房东和中介身上，显然解决不了问题。要保障老年人的租房权益，还要着重考虑化解房东的顾虑，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
比如，引入担保人制度，要求子女或亲属作为租金支付连带责任人；增设免责条款，明确非因房东过错导致的意外责任归属；鼓励保险公司开发“老年人租房意外险”等分散风险。这些都能让房东更安心。而且，北京、杭州等地已试点“老年公租房”，将老年人的租房需求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规划，为老人提供更多租房选择。

谭敏 来源：广州日报